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17

T 3222/0.83.2

理學五

建寧府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家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以文行知名程頤見之謂其資可進道雅願合抚溝使職學事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辟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宋史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初以伯父得象蔭爲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表去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後浮江淮間艱苦求衣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太守守誣以贓坐貶望之訴於朝卒脫拱之寃復官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歐陽修劉敞同薦其才宰相欲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及知烏程縣皆固辭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又以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政刑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閩書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震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三試禮部中紹聖進士初廷試考定第一宰執抑之時發策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太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應詔舉遺逸蔡京惎之命湖南提刑推治湖北再鞫竟除名尋復原官提舉成都學事丁內外艱終喪謂

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築室墓旁將終身焉靖康元年除起居郎辭朝旨趣行至京師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國之宗正心者撰事宰物之權願擴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君臣固守治功可立今紀綱尚紊風俗益衰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庶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留詞極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見安國論奏曰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不宜召試中丞許翰解之得免既試除中書舍人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粟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以衛王室揆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疆敵安國言州郡太輕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路之廣分爲四道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與粟議忤粟擠之詔與郡粟以安國苦足病海門卑濕除知通州安國既去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憂之安國曰主上在圍中恨效忠無路敢忿乎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托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

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獻之復除給事中入對乞以所進二十一篇施行其論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郵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慶寬隱居旬日以疾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之安國奏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莫若潛心聖經尋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今彊敵憑陵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上誤大計乃改勝非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言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左相呂頤浩引勝非爲助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以經筵舊臣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諫官陳

公輔上疏詆安國假託程頤之學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師尊之望下禮官加之封爵載在祀典褒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周秘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謚文定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雖數以罪去而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論者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爲稱首所與遊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其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可乎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朱史

陳繪字質夫浦城人同楊時遊二程子之門大觀中

擢進士第浮沉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郎時常與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雖行止疾徐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已求之以質夫篤志强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道南源委

鄭轂字致遠建安人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怠曰聖人之道在此書也既冠入太學累舉不第歎曰古之求道者尚友古人未及大賢之門可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子已逝乃遊謝良佐之門重和間舉八行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校書郎出守臨江軍乞祠歸自號九思轂執父喪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勵哭不去已而火熸柱至半止人名止火柱圖書

胡寅字明仲安國從子也將生安國弟婦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弛黠仗閉之閣閣有雜木寅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寅悉成誦不遺一卷中宣和進士靖康初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以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部

郎官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志思雪耻以此號召四海決意講武誓以戡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陛下身爲子弟欲北向而有爲將見舉四海爲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氛遠迓父兄稱宋中興疏入宰柄呂願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詔內外官各言事寅以十事應詔不報尋出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請罷使命高宗曰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奬諭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寅復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若二三其德必不能有所立意與浚異遂乞郡就養除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永州尋以禮部侍郎兼侍講丁父憂免喪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歸衡州秦檜素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

章復劾之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在謫所著讀史管見論語詳說爲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宋史）

江錡字仝叔建陽人舉宣和進士文行推重於時所從遊多鉅人長者著有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卷楊時見而稱之又著語孟說各五卷歷官宣教郎永州教授終徽猷閣學士（建寧府志）

黃鍰字用和浦城人從楊時學甚見器重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大水按視官希部使者多不以實聞鍰獨減放蠲田租十之八使者怒鍰占答詳雅卒如初請調西安丞靖康初李綱宣撫河東辟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一日問孟子與齊梁國君問答之說鍰對詞義敷暢上曰卿可謂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因諭曰鍰論人君治心事甚詳處以諫職會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力求奉祠卒鍰在臺越月風節凜然天下誦直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篇論共二十卷（閩書）

潘殖字子醇浦城人建炎中以累舉除官調眞州推

官初好王氏學後悟其非用力克已至忘寢食久之有得於是述忘筌書五卷性理書九篇劉勉之胡憲劉子翬皆喜其書子翬稱其得學易門戶於易之復又嘗畫爲觀象元奘二圖閩書劉子翬字彦冲崇安人贈太師韡之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通定府幕韡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楊就犯閩境于翬晝計備禦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挽喪致贏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累日而返

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吕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兄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每見講學外無雜言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之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別有傳宋史

蕭顗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樸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羅從彥同遊楊時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累舉得官爲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松嘗師事之（道南源委）

范如圭字伯達崇安人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廷對策極壯切考官抑置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帥將斬人如圭白誤帥曰已署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輕數命耶帥瞿然從之居數月以憂去

時金人陷長沙湘中大亂如圭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辟江東安撫司書記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金使鼎來其詞悖傲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疏爭之且手書詆檜金人歸河南地檜自以爲功如圭曰是亦安能久有乃言兩京版圖既入則陵廟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高宗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檜益怒乃謁告歸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讀書不與外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及荆南府事

荆南戶口舊數十萬寇亂無復人迹時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帥孫汝翼欲賦民以塞責如圭持之孫去言於後帥即奏蠲焉檜死被命入對高宗記前議勞問如圭因進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高宗善其言秉政者忌之乃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出之尋論奏數事皆一方久遠計政利州提點刑獄復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立如圭深憂之嘗劄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爲一書以獻高宗語輔臣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決定大計即下詔進孝宗爲建儲因復起如圭知泉州尋罷領祠僦居邵武門巷蕭然遠近學者多從質問如圭已不及見矣（闕書）

胡宏字仁仲安國子幼事楊時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能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

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
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歉然慚然
不能自安者剗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二聖遠
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猶饑渴之
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懽若平生引領
東望九年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思欲有爲況陛
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充陛下仁孝之志
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卽今王師傷敗二聖遠
棲乎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若猶習於因循亡三
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則人欲肆而天理滅將

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陛下卽位
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數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
東以直諫死馬伸以正論死而未聞誅一姦邪黜
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中正之
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
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臣
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閌爲國子司
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初宏以蔭補右
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與其兄寅問二弟何
不通書寧作書止敘契好宏書辭甚厲人問之曰

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宋史

胡憲字原仲安國弟子也生而靜慤雖倉卒無疾言遽色長從安國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禁伊洛學獨與劉勉之陰誦窮講既又學易於涪陵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益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已工夫耶自是一意爲已不求人知一旦歸故山力田養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者益衆朱震等以其行義聞於朝以母老辭尋賜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出太守魏矼致詔乃就職進諸生訓以爲已之學學者觀其修身事親接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延致篤行程元廉節龔何俾參學政人士大化秩滿復留嗣以母老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憲告以爲政大體帥不悅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憲益無復當世之念檜死召大理司直改秘書省正字疏言金

人大治汴京官室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急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食其祿後浚錡召用憲亦力也卒謚靖肅憲在位共半年極意顯言至慷慨泗涕初與劉勉之俱隱後交朱松劉子翬松將歿囑子熹師事焉熹自言與從遊最久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熊克曾逢皆其門人著論語胡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勅令

所刪定官秦嬉知樞密院檜問寧曰嬉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爲桧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寧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宋史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同風實以鉗天下之口勉之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

燃膏潛抄默誦涪陵譙天授嘗從二程子遊兼遂易學卽往叩焉得其本末遂棄錄牒歸道南都見劉元城過毘陵見楊時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告以生平行已立朝大節無不傾盡勉之聽受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族人子翬及胡憲講論切磋結廬建陽讀書力穡無求於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中書舍人呂本中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子翬作招劍文送之其辭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不使人見勉之知道不行卽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與朱松友善命子熹師事焉屬以後事勉之經理其家愛熹如子以女妻之居於白水稱白水先生（道南源委）

吳棫字才老建安人舉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剛直有謀明恕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洶洶才老命戮數人談笑定之所著有書禆傳詩補音論語指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又作字學補韻朱熹謂近代訓釋之學惟棫爲優因據以叶三百篇之韻其所作韻補武彝徐藏爲

之序曰才老中和温厚之氣晬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音藹然形於言藏嘗識之退而嘆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耶楊從容爲藏言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事凝神以味古訓常若游洙泗間而稱遜聖賢前後也平生著書皆淵源精確自補音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協其書引證甚博懼其繁重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二三行閩書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父松以進士歷司勳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言不可檜怒出知饒州卒熹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授以孝經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紹興中進士主同安簿選秀民日與講說聖賢修已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隆興元年復召入對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乾道元年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五年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以未終喪辭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申前命又辭梁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訪白鹿洞書院遺址爲學郡學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君心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正今宰相臺省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謀議者不過近習之臣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勢成威立中外靡然莫

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薦熹甚力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儆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爲經久之計有謂其疏於爲政者上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時蝗旱相仍復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責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漕臣依條檢放租稅宰臣遵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知台州唐仲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州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仲友自辯又三上奪仲友新命以授熹遂辭歸時侍御

史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陳賈爲監察
御史亦論道學假名以濟僞詔主管台州崇道觀
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
江西刑獄公事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
荏苒無尺寸之效無乃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
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
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推而至於言語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
無一毫私欲而天下之事惟陛下所欲爲矣有要
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上所厭聞勿以爲言熹曰吾

生平所學惟此豈可隱默以欺君及奏除兵部郎
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
不合劾熹僞不可掩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
未瘳上曰朕亦見其跛曳乃依舊職江西提刑詔
熹赴入對所論朕諒其誠可速之任再辭除直寶
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嘗以曰
陳之說有所未盡投匭進封事曰大本者陛下之
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
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
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
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
矣疏入上已就寢亟起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宮
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
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
名之賦減經總制錢又以習俗未知古禮乘古喪
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各教其子弟士俗崇信
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
居熹悉禁之常痛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
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
而豪右沮之宰相留正自泉人也以爲不可行詔先
行漳州經界尋除秘閣修撰辭詔論撰之職以寵
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未幾差知潭
州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
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所至興學校明教
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熹召赴行
在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言乃者太皇
太后崩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
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不能無疑於逆順名
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

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之遂拜命時修葺舊東宮爲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謐告警動之意願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則太上皇帝歡意浹洽矣疏入不報然上顧開懷容納熹奏勉上進德以求放心爲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延用力焉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慶元初趙汝愚入相中外引領望治熹尤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汝愚既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熹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熹以年近七十乞致仕乃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奉以勉學及修正遺書

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仗友劉子翬寓崇安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僞學之禁自此始侂胄死詔謚曰文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加贈太師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及病亟嘗屬曰胡原仲劉致中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李侗嘗學於羅從彦熹不遠數百里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朱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沒後朝廷以其

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宋史）

吳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負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未試鄉省不第遂絕心仕進與朱熹吳郁研窮理學嘗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

熹遣子師事之晚年以恩補官調桂林簿（道南源委）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之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辨析益精登西山啖蔗讀書往師朱熹質正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薦於朝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終焉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言官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將就道熹與從遊者餞別蕭寺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

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既杖履挈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則遠近來學者日衆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人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侃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右書奇詞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

（宋史）

陳總龜字朝端居近朱熹日與熹遊熹與書勉之問學不下百餘章舉進士授永豐尉未赴卒

（閩書）

蔡淵字伯靜元定長子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所蘊也元

定謫舂陵時奉母家居備極誠孝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眞德秀謂其學能言朱子所未言著有周易訓解易象意言卦爻辭旨古易協解大傳易說象數餘論太極通旨等書道南源委

蔡沆字復之元定次子元定使長子淵紹其易學季子沆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屬沆一日讀易悟曰易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讀書至道心人心則歎云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發於道心者無幾聖人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一書綱領在此嘗以敬爲入德門戶義爲一身主宰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時時以敬義示人與人講明復卦言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爲戒著有春秋五論世稱後齋先生道南源委

蔡沆字仲默元定季子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沆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沆也沆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

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
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
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
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
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
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推象數之
原窒變通之好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
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
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攴子相對常以義理自怡
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曰吾
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業一以聖賢爲
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宋史

魏掞之字子實故名掞之元履建陽人少師胡憲
已徧從儒先長者遊問見日廣聲稱日大嘗客衢
守章傑家故相趙鼎以諫死歸葬常山傑雅怨鼎
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幼治甚急掞之作書讓
傑遂歸以鄉舉試禮部不第闔帥汪應辰論薦於
朝時相尼之詔舉遺逸帥守共言其行誼詔特徵
之以布衣入見極論當世之務孝宗奬歎嘉納勞

問移時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守太學錄
日進諸生教誨之釋奠孔子祠先事白宰相陳俊
卿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
使從食又言太學之教宜先德行經術其次尤當
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
亂之機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無不抗疏
盡言至三四上並不見納則移病杜門閉靚召還
掞之移書與俊卿責其不能救正俊卿雅招徠掞
之及見其書詞峻切亦不能平遂以迎親予告歸
罷爲台州教授卒掞之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
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居家
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與人交嘉善救
失如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汲汲推挽之
孝宗聞其卒嗟悼久之贈直秘閣掞之與朱熹遊
去國時熹方被召將行聞掞之出都遂止闔
書
劉懋字子勉勉之孫也博學通經受學于劉子翬得
其論著繼從胡憲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
地理律歷之奧無所不通授廸功郎任會昌西尉
兼學事秩滿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掃軌仰
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恒軒先生著

禮記集說語孟訓解道南源委

朱在字叔敬熹子用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九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爲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爲侯並乞封公楊雄王雱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顥程頤張載

三人若使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

除寶謨閣待制知平康府遷煥章閣待制知袁州

奉祠卒道南源委

詹體仁字元善崇安人始冠登進士調浮梁尉獲盜當賞謝不就兩爲歸安晉江丞用薦累遷太常丞時高宗定謚或謂宜稱堯宗體仁言謚法雖有之於古無據大行皇帝功莫盛中興請比殷武丁謚爲高議始決光宗即位就遷司郎少卿刻刻舊弊軍餉饒足奏蠲諸郡積逋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體仁深陳父子至恩用意尤若孝

宗崩復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祭時趙汝愚將定大計密令體仁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協贊汝愚之力也

愚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宜謚曰孝卒用其言議山陵事與宰相異除太府卿出知福州助修郡學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徙居雪川讀書悠然自得復龍圖閣知靜江府嘗勞農觀田器薄小教之更造開十縣租銀二萬四千緡雜賦八千移鄂州除司農卿再總湖廣餉

事歲凶便宜賑救韓侂胄議開邊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體仁幼學於朱熹沉潛經訓編考羣書誦說百家本末條暢屬意星歷著象數義以衍其奧嘗以今樂譜古詩方響無不協和一詩率用一調乃知調惟七月篇轉三調乃知風雅須之別居官以利民爲心立朝密扶善類進達人才直德秀從之遊嘗問居官蒞民之法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則無愧平則無偏

范念德字伯崇建陽人父如圭少從舅氏胡安國受

春秋廷對策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
宴安之失言甚悉切念德從朱熹學初簿廬陵以
幹敏聞辟吉州從事致忠求情廉勤惻惻有寃必
白奸無幸免因葺問事之堂榜曰盡心大書嗌嗑
卦於屏上闢堂後地以會文講學熹爲之記仕終
宜黃令嘗侍熹訪張栻於長沙熹讀其所著雜說
日持守不差見理漸明臨歿手書曰艸念德托寫
劉爚字晦伯懋子從朱熹遊乾道中成進士歷官連
禮書道南源委
城令蠲無名征斂新學宮教諸生入德之方改知

閩縣清簡爲治與民有信大族頑黠莫敢撓法臺
府合薦以與丞相趙汝愚有連避嫌寧宗受禪公
寓書汝愚言蠱毒中人之害益指韓侂胄汝愚不
能用丁父艱讀書講道學禁雖嚴怕然自適服除
知德慶府葺學舍練軍實入對請恐懼修省開言
路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
執政議留爚宰臣陳自強目爲僞學遂以提舉廣
東常平茶鹽痛加裁節以足公用嘉定二年召對
言甚切直除吏部郎中輪對請開張聖聽於經筵
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采義理之當否政事

之是非乞外除浙西提點刑獄所劾不避權貴所舉不受干求召國子司業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累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脩明儒宗間出然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于千載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旨罷其禁又錄朱子白鹿洞學規以進請頒下兩學與舊規並行從之兼編修郊祀恩封建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祭酒左諭德同修撰時羣臣爭務容默爚疏請

崇奬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百僚固藩籬選將帥尤今日不可緩者除刑部侍郎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廉耻武吏取以才能權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於東宮言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叅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而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君臣之事鑑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修身治平之道猶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以

年過七十乞休不允比疾猶黽勉輔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簡燔簡質端重和易以莊少習家訓長得名師其淵源一出於正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宮詩解易經說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續稿若干卷道南源委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乾道進士調安溪尉丁外艱歸詣武夷從朱熹講學著易訓解易注疏四書訓詁以質熹熹曰此先聖未發精奧也嘗考國朝典章撰細策三十六卷上之後宰建寧有異政卒於官道南源委

董伯羽字畫卿甌寧人入雲谷師事朱熹充然有得時學禁方厲遂閉戶不出讀書樓上熹嘗造訪之名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由是伯羽以道自任日以敬義之化化行鄉里趨向彌衆時人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學經衍義羣訓解晦菴語錄道南源委

吳盥字晦叔建陽人師胡宏宏沒就張栻論學生平忠信撫幼孤曲有恩義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者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故朋儕多樂親之栻門人在衡湘者日從盥參決所疑舊有嶽麓書院設山長教授生徒尋廢宏嘗請復之乾道初帥守

劉珙始復書院轉運副使蕭之敏以禮聘翌翌日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涼德當之哉力辭不赴築室衡山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取程子濯永清意榜曰澄齋日與士友講道讀書翛然自樂及沒朱熹爲志狀（建寧府志）熹遊稱爲老友嘗與刊定邵膺字子服建陽人從朱熹（建寧府志）周子通書及論老子營魄楊子載魄之義蔡元定謫春陵膺載俎遠郊涕泣不忍別羣儕皆感動熹得春陵信輒以告膺蓋歎道之孤不但平生交好之情而已（建寧府志）

歐陽光祖字慶嗣崇安人九歲能文從劉子翬朱熹講學子翬甚稱之熹遺子師事焉再舉登第不赴趙汝愚帳材列薦于朝方欲召用而汝愚去國後爲江西運幹致仕卜築松坡上以老（道南源委）

周明仲字居晦建陽人好讀書有志當世官宣教郎淳熙甲辰常平使者宋若水知其賢以魏掞之所立建陽長灘社倉事屬之明仲力爲振葺兼朱熹戛貸冬斂收息什三之法行之三年什二之收歲以益廣熹爲作記稱之（閩書）

張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進士初主光澤簿教授

泉州丞安福用薦知慶元縣彥清初從朱熹遊得其大旨及仕光澤與隱君子李公呂遊質疑辨惑造詣日深其爲人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潔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沒恨養弗逮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少從鄉先生徐蒙學徐欲妻以女未及而死既與薦有富室將女之彥清曰恐負徐公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欲餉之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晚宰慶元目眚作然兩造在庭猶諄諄之至前兒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欺以疾請主管台州

崇道觀閩書

眞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進士授南劍州判官繼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釁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金人欲多歲幣而吾亦曰可與得無滋嫚我乎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得無滋嫚我乎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

侃曺自知不爲清議所貸於是忠良之士斥僞學之論與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選著作佐郎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以封駁事論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之自此沒籍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阨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

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
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
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
饟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
縻天下士德秀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
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
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
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隣盜不可輕幸安之謀
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
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
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
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
廩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冢
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舟劾徽州寧國二守先是
都司胡槐薛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
政事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
德秀上章自明朝廷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
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
者驟增至三十六艘海賊作亂德秀親授方略擒

之復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因母喪歸明年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其先見尋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使歲出糶又易穀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願陛下益講學進德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常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鼓夫對擢政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

而蠹蝕者唯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惟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旋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曰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郊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曰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彌遠死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狥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瘠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酒色盤遊狥馬之玩一有於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

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
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祠帶
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
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
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著西
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
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抶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
志既毀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宋史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聞難
至通曉而後止慶元中廷對條陳三德累官通直
郎致仕有中庸解三卷智仁堂稿十卷又有性理
羣書圖書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其先溫州人刻
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
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既下第復從熹於
武彝山中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
訪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
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
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
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日奏

則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從臣薦其可爲講官乃授太官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三京用師廷臣邊鬮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寖潤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饑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揺其本無益於外

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宋史

劉庠字伯醇爚子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辦制閫以賢能薦俾參幕府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葺講道終其身學者尊爲靜齋先生著有毛詩解

家禮集註道南源委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吉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宮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栻帥廣西辟幕下栻爲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九言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謚文靖九言始學於栻栻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閩書

朱鑑字子明熹長孫蔭補迪功郎累遷奉直大夫潮廣總領寶慶間隨季父在遷居建安之紫霞州建文公祠於所居在子孫入建安自鑑始閩書

蔡模字仲覺沉長子操行高潔風度夸坦師事朱熹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王埜創建安書院請任山長淳祐中用宰相謝方叔湯恢薦補迪功郎漆差本州教授令有司錄所著書併訪以所欲言模疏言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大旨价人大師等六

者爲國家守邦要道及請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嘗輯朱子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河洛探賾大學衍論語集疏等書學者稱覺軒先生　道南　源委

葉采字仲圭味道子從蔡淵學嘗居武彝書堂遊玩賦詩陳淳以好蹤高妙屢砭之遂循序就實構漁隱精舍問學日進淳祐登進士授邵武尉歷景獻府教授遷秘書監論郡守貪刻遷樞密檢詩知邵武軍作郡乘纂祠郡洋以祀朱子復置田若干頃祀朱子於光澤累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思錄嘗以進呈理宗稱善又著集解西銘性理等書　道南

李浚字深源建安人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下建寧與公主逃入福州既而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死　道南　源委

邱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登淳祐進士爲端陽簽判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三卷易學說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　道南　源委

徐幾字子與崇安人通諸經尤精易得朱氏理學之傳景定間與何基同以布衣召補迪功郎添差建

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以實學訓廸多所造就閩書

楊與立字子權建安人少篤學研究理學受業朱熹之門知遂昌縣因家蘭溪學者宗之稱銘山先生所輯有朱子語略二十卷建寧府志

余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自司馬君實作疑孟其後李覯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道南源委

熊剛大字○○建寧人少頴敏從蔡淵黃幹遊問學精專操行篤至爲建安教授著有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解學者稱古溪先生閩書

祝穆字伯和其先新安人後籍建陽祖確物色朱松妻以女穆因是得事朱熹往來荆楚吳越間所至必窮日登眺探幽搜奇生平好著述書無不覽卜隱於縣治南溪上著有性理大全方輿勝覽四書附錄事文類聚等書盛行於世學者稱樟隱先生卒謚文修祀先儒祠子洙亦從熹遊得聞緒論纂

四書集經附錄書上除廸功郎興化軍

元

熊禾字去非建陽人總角能文即志濂洛關閩之學訪朱熹門人輔廣而從遊焉既博通五經遍覽諸子百家舉進士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築洪源書堂學者翕然歸之胡一桂其最著者州縣咸尊以師禮謝枋得聞其名自江右來訪相與講論夫子之道益明一桂向明易學講切最久禾與之論學謂秦漢以下天所以無善治儒者無正學六經無完書也考亭夫子集其大成平生精力在是易詩四書儀禮未完書開端而未竟九峰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益精意尚無能續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而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其授受損余雖與君講求十有七年易詩書僅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霸之道亦或粗備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竟之書君當分任此責以畢吾志其後修儀禮未成而卒福寧陳益方足成之以爲禮編禾晚年更創鼇峰書院於里中改名鉄字位幸著易講義書說三禮考異春秋論考四書小

學集疏大學廣義標題祀典論元儒言行錄

按後世都城建歷代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及郡州縣學立啓聖名宦鄉賢諸祠皆祖禹祀典之說也

鄭儀孫號翠屏建安人從邱富學咸淳中應賢良舉明年少帝北行儀孫退而著書易圖說詳解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太守吳率幕屬迎於學師事之（建寧府志）

雷德潤字志澤一名逢辰建安人學粹於易旁通諸子及律歷衍數舉明經除福州路教授積學庾之餘買田三百餘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庄里人爲建祠學宮調長樂簿卒（閩書）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建寧路知事師事鄭儀孫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閩書）

明

余應字則亮政和人私淑朱熹志性凝重寡言笑善以禮自律容止閒暇雖甚忽不色變客王公所未嘗希意道言與卑童亦恂恂謹飭非公事不入宰室早失恃事繼母愉而婉動與志合將膳則務求甘旨以進其弟寬繼出也應於衣食必先足彼用

後及其身由是兼父母愛以孝友著稱於鄉洪武初以明經爲本縣訓導徵拜京都留守中衛知事越三載免歸明年丁父憂治喪一以文公家禮不用緇黃遵先人治命也縣志

熊熙字文明建寧人少從林玭學易與蔡清同稱高弟授翁源訓導後謝病歸門人感泣道左所著有四書周易管天建寧府志

福建續志卷三十九終

福建續志卷四十

理學六

邵武府

朱

游烈字晉老邵武人受業胡安定之門以孝節稱郡人紹經學自烈始登皇祐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道南源委

朱震字子發邵武人政和進士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趙鼎入參政事上諭以人才鼎曰臣所知朱

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問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說擢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累轉翰林學士是時虔州多盜天子以爲憂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丁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戛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宜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邱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

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廷臣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放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

采漢魏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朱史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充嘗受業馬伸伸本程門高弟後以貶死爲巨其寃鎬素與朱熹善嘗言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正心正則義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熹亟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

造黙識超然自得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以父恩
補安溪簿未赴任江西帥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
杭丞治尚寬仁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患郡
事不理繫者或至累百乃檄鎋佐治鎋至決遣旬
日悉盡後論均賦與守異議謝歸調潭州善化令
將行卒嘉嘆之哀爲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
惠和著有易說論語史斷及臺溪集稱臺溪先生

道南源委

李郁字光祖光澤人少學於舅氏陳璿踰冠請業於
楊時時一見奇之妻以女遊太學不第紹興二年

高宗遣御史朱異行郡國搜訪遺逸非常之才以
郁聞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帝爲改容以爲
廸功郎尋除勅令所刪定官以憂去及免喪會秦
檜用事遂築室西山讀書其間久之起佐閩帥幕
府人謂郁且不屑郁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休戚
利病以告其長而興除之卒於官學者稱爲西山
先生郁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平居未嘗有惰容
誨人終日無倦兄階官杭州罵賊死郁事寡嫂如
母郁初見楊時於餘杭時語之曰學者當知古人
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何以用若曰孔門之學仁

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郁退求其說取論孟之書伏讀之早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時深許之（邵武府志）

嚴粲字明卿一字坦叔邵武人精于詩著有詩輯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若見其人而得之以發溫柔敦厚之意詩于是乎盡之矣（經義考）

饒幹字延老邵武人淳熙進士授吉水尉改長沙適朱熹爲守登其門夙興治事暇入聽講後知懷安軍卒（道南源委）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初遊鄉校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既而與李方子友同受學於朱熹一日熹書十梅詩畀之曰吾詩不苟作以子篤實故相贈耳後補太學員時有議函權奸韓侂胄首和虜者武子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閽力爭之嘉定七年擢甲第註岳州教授時有貧而母老者名在武子下乃亟遜其人而已後之授郴州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調湖南茶鹽提舉入爲禮兵二部郎遷國子

學正丐外通判建寧府擢知處州時麗水賊袁千六輩挺起郡發兵討捕而里正即侁民以歸武子問得實三人斬以殉餘釋之民大服盜亦息入爲宗學博士眞德秀謂其學道愛人視人之休戚猶已也請老歸尋除直秘閣嘉熙間進直寶謨閣奉祠仍乞致仕累進秘閣修撰卒邵武府志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少受庭訓復登朱熹之門篤志問學强力精思論議切實熹每稱之留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登嘉定進士廷調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暇輒詣學講明義理訓廸諸生桂士之習丕變辟古田令再辟廣西經幹勤愼明恕諸司翕然以論薦改秩未赴卒弟相祖壯祖並力學從朱熹遊邵武府志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語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

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監無何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直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宋史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爲學務求義理不事表暴從朱熹遊益加涵養以祖蔭授會昌都尉調永州軍

事推官謐爲政簡易用法不深刻民懷之轉知四會縣視事方五日卒

邵武府志

趙善佐字佐卿宋宗室子初學於張栻後又學於朱熹以宗室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左承務郎將樂縣丞僉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後知贛州爲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勸民藝麥濶水寬諸逋負捐市人酒課人甚便之知常德時州郡別以使臣掌牙兵善佐罷之營部肅然舉吏必先寒畯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

服其公州人相率以其治行言於使者善佐聞之
亟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宣布聖天子寬
大之詔父老不以爲有罪又何善之可稱其急歸
教子弟敦孝弟忍小忿崇信義使太守之政有能
善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始至贛州時以書問熹
爲政所宜先至官一一罷行之踰年而卒民畫其
像祠之（邵武府志）

劉剛中字德言建寧人自少慷慨力學讀莊老荀楊
之書有契於心每事爲之贊及登朱熹之門熹曰
莊老書壞人心術非所宜學自是篤志於道既歸
築室講學邦之人士翕然從之有不遠盱贛而來
者兩薦於鄉登嘉定進士調漢陽簿再調蘭溪丞
卒熹之子在狀其行有述師友問答一卷（邵武府志）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朱熹學朱子名其齋曰見
齋嘗云情本於性故與性對心則有知覺而能爲
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
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朱子深以爲然（道南源委）

元

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通經博史登泰定進士累官
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

者自遠從之號樵水先生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數十卷其詩存者數十篇有盛唐之風（道南源委）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自幼篤學力行年弱冠即厭榮利慨然以聖賢踐履之學自勵延祐科目行再試有司不合遂築室城南曰南田耕舍隱居不復仕進著尚書通考十卷凡名物度數及七政九疇六宗五禮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微皆暢其說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折中以已意又著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性理發蒙等書學者稱存齋先生部使者聞其賢相繼論薦不應後用執政奏

授江西儒學提舉命下而卒謚曰貞文處士（元儒言行錄）

黃元實字廷美泰寧人嗜學凝重動循矩度終日危坐不少傾倚天歷間試浙闈乙榜授郡文學以歸至正癸巳邑妖民亂令延議討賊賊奄至遂遇害女貞奔罵賊賊殺之（道南源委）

明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師吳與弼以學行稱舉成化中進士授寧波推官治最徵授御史出督漕運按河南清軍廣西並著風節宏治中遷山東副使歷浙

江按察使十五年入覲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六人欽與焉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稍遷湖廣左布政使武宗立擢巡撫山東中官王岳被謫道死欽上言岳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爲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毀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徵瑾讒賊疏至瑾不奏銜之欽以山東俗淫酗嚴禁市酤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瑾使偵事校尉發之俱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欽在湖廣時瑾憾未已以小故下巡按御史逮問俄坐山東勸地事斥爲民又坐修曲阜先聖廟會計數多罰輸米六百石塞下瑾誅乃復官十五年卒年七十七

明史

江州府

宋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學行已拔俗隆興元年登進士調弋陽尉還取道崇安謁朱熹面受所傳政清遠簿廉憲姚孝資檄攝曲江以廉介剛直聞改武寧丞趙汝愚帥蜀辟管機宜召對擢宗正簿

乞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
疏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
吉州僑學禁興坐汝愚朱熹黨罷居贛州閉戸讀
書學禁稍弛起知撫州乞祠以歸嘉定中召爲考
功郎官後積忤去尋以鯁介老成除直謨寶閣提
刑廣西循歷屬部發摘奸貪至桂嶺卒道南源委

明

楊昱字子晦汀州衛人正德舉人署龍南學事尋宰
朝城操履端嚴補知都昌臧偏累民糧歲旱祈禱
輒應致仕歸學者稱東溪先生著有師鑑三卷牧

鑑十卷自驗錄四十卷偶見錄四卷崇文本議四
卷爲學宗旨四卷農圃須知一卷汀州府志

童世堅字克剛連城人正德間應貢京師歎曰闇寺
薰灼道與世違可以隱矣時王守仁倡道東南世
堅走謁請業歸而沈潛體認充然自得結廬晝錦
橋東捐資購學田以贍生徒汀州府志

陳仁字體元歸化人嘗從湛若水學嘉靖中由明經
授廣西府通判時粵地文教未闢仁至大爲闡揚
激勵士類蒞民有惠政致仕歸以講究性命爲事

鄧向榮字元楩長汀人嘉靖進士授戶部主事監督淮運杜絕諸弊以直言忤時謫六安同知轉嘉定州甫到聞父病遂棄官歸舊業腴者悉推與弟著有正學準則太極通書考惜陰考等書（汀州府志）

盧一松號念潭永定人萬歷間以貢授吉王府教授謂宗藩之學與韋布異乃摘四書中切於修齊治平者各一條名曰要學三編以進王嘉納之所著學道要端井田議化俗議宗孔集行於世（汀州府志）

國朝

李夢箕字季豹連城人年十五而孤毀瘠於兵燹艱困中獨精進學業崇尚朱子爲文卓有準繩不事耿逆事平乃出就試康熙乙酉領歲薦性介潔不通干謁自號穩臥先生其教人輒言爲善最樂人易而忽之曰爲之難汝爲之否乎繼善成性善之原仁義忠信善之實利善之間幾也善不擇則不明不固執則不能得而弗失問曰其樂何如曰不愧不怍曰執與孔顏之樂曰熟之而已矣家苦儉然至施捨則未嘗有所吝或事倡於人亦必竭力襄之曰苟利於物惠無小也能成其惠不必出於已也事兄如嚴父撫姪如子每語諸子以氣質之

偏使知變化易簀時謂所親曰吾生平竭力檢身將無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聞過而終亦云幸矣年八十一端坐而逝著有四書訓蒙稳臥軒詩文集二希堂集

雷鋐字貫一寧化人父鳴高字文亮爲名諸生其氣肅而容安語無枝葉鄉人敬其學行鋐幼承家學篤志深思所點定經書宿儒莫能易漳浦蔡世遠主講鼇峰鋐從之遊甚見器許拔爲都講世遠歸錄性理存養省察之要授之又嘗讀湯斌陸隴其書日有儆悟自此所造漸深雍正癸卯領鄉薦公車惟手性理一編人謂其迂不顧也以工部侍郎兼祭酒孫嘉淦薦授國子學正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內閣學士方苞以經學古文重天下天下士鮮當其意者獨心契鋐謂當作第一流人乾隆元年授編修尋晉左諭德入傅

皇子時同館某亦預教而父喪未除鋐上疏曰方資贊助今某隱忍父喪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出口某由是得歸終制累遷通政使以應詔上言曰

上論戒飭臺諫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此裁成激勸
冀以古之純臣爲法也然臣子不惟不可計利并
不可好名而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
必疑其好利昔孔子稱舜之大智曰隱惡揚善則
知舜之時不皆有善而無惡唯舜隱之揚之所以
經義尤粹者學官舉焉由是更相激勵又各授以
小學及陸氏年譜俾爲力行之準聞有名儒宿德
嘗就訪之旋調江蘇學政改右副都御史仍調浙
江值杭嘉二郡歲歉民食草根木皮且盡有司隱
其實鋹貽書兩開府不聽遂封章上聞蒙

學於諸經性理能綜其要常讀書蓮峰卒業武彝汀漳道覺羅雅爾哈善聘爲芝山書院山長卒祀鄉賢祠著有易經剩義樂律古義太極辨微中天河洛朱子爲學考五倫說汀州府志

張鵬翼字韭子連城人博覽經史潛心理學手纂周程朱張之言成書以教授生徒燕居必正襟危坐舉動不苟嘗曰讀書當思實踐毋徒事文藝屢試不售而好學靡倦輯古今將相諫臣分著立朝三譜又著芝壇雜說考子傳理學入門日讀小記世統圖聖道元亨頌警世格言等書年八十三以明

經終祀鄉賢祠張氏家傳

福寧府

宋

余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熙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許拔置第一賜之詩寧宗即位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歸擇邑南隹源委

勝辟園搆軒觴咏其間著禮記類說左氏纂類道南

劉季裴字少度長溪人舉紹興進士官至秘閣修撰乾道間進十論上大稱賞上殿奏事笏偶跌碎徐

收碎劄逐一數陳謂今日之事有不可忽者即如此劄上悅曰季裴膽大如身每延顧問皆稱旨著論孟周易解頤齋遺稿山川形勢論司馬溫公傳道南源委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即福安寧德二縣紹興進士歷知晉江縣適造戰艦不恐斂民諸番義之助其役判南劍州太守議官自賣酒湜力爭不可守自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奏遂格除監察御史言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所援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殫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於是爲殿試詳定官其士對策劘切湜擬第一朝廷不用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歲減各郡無名之征數萬緡而藏計不虧歷太守司農卿充使金國金人賜以服湜揮麾之且誓以死金人不能屈復命寧宗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力請外除湖北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致仕朱熹被斥士皆遠嫌湜執弟子禮不變未殁前數月猶馳書問疑義著槃隱集道南源委

楊興宗字似之長溪人少師事鄭樵後執經林光朝之門登紹興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爲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

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鄉之累書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召克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光朝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歷遷司勳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除知溫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道南源委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遊朱熹之門中乾道進士除大冶丞著論語孟子筆義又毛詩筆義未就而卒稱仁齋先生道南源委

林維屏字邦援福寧人從義豐遊通性理學而於易詩書尤有造詣梁克家判福州延禮郡庠講道愛業者一時雲集著有易本論六十四卦論洪範三頌封建藩鎮五霸春秋筆等論韓柳辨疑語錄諸書學者稱榕臺先生道南源委

楊楫字通老福鼎人登淳熙進士與楊方楊簡爲朱門高弟時號三楊楫剛介有守調莆田尉閩帥程叔達薦政楫疏短之叔達憾焉秩滿見叔達陳對無所屈罷去漕使林祈壯之薦諸朝累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狥左右之請以重申書

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同寅協恭奬廉靜之操禁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各守其職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悅堂集

福寧府志

陳普字德尚寧德人居石堂山稱石堂先生淳熙間朱熹常過其地異其風土日數十年後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至淳祐甲辰普生稍長聞韓翼甫倡道浙東遂往從之韓學出輔廣廣朱門高弟也宋亡朝廷三辟本省教授不應以斯道自任四方來學者歲數百人丞相劉敏中屬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併朱子所纂爲十卷嘗極論太極之吉晚在莆中造就益衆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琬余載黃裳輩並以正學爲時所宗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謂三代之治莫善於井田因爲作書又精聲律天文地理算數之學著四書句解鈐鍵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注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儀論天象賦凡數百卷字義一卷道南源委

高松字國楹霞浦人少遊陳傅良之門又從朱熹學
頴悟過人篤志勵行登紹熙進士授台州教授與
諸生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後退士人悅服
既卒葉少蘊銘其墓（福寧府志）

張泳字潛夫福安人早志濂洛之學家居教授慶元
中偽學禁興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司讀其文
驚喜爲壓場策問偽學泳抵排異學力主朱子之
傳學者稱墨莊先生著有禮記遺說左氏纂類會
粹古今事類二百卷集關洛諸儒語爲傳心直指
十卷一得錄四愚齋類稿（道南源委）

高頤字元齡寧德人經明行修從遊者幾千人慶元
中登第知東安縣居官卓然有聲其學以正心誠
意爲本嘗語學者曰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
之功而有天地生物之志無經國子民之位而有
經國子民之心又曰學者爲聖賢事非止讀書作
文求仕進而已著有詩集傳解三十卷詩文五百
餘篇（福寧府志）

龔剡字墨伯寧德人嘉定中特奏名先世家訓俱以
反身修德爲主剡世其家從朱子學晚與同門友
楊復論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道南源委）

楊復字志仁長溪人朱子門人後受業於閩縣黃幹勁特通敏學問精深而精於考索直德秀知福州館郡學創貴德堂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學者稱信齋先生（道南源委）

鄭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抄錄受業朱門嘗著洪範講義以發明朱子皇極辨之蘊號存齋先生（道南源委）

黃幹字尚質長溪人師事朱熹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著有論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道南源委）

林子雲字質夫福安人寶慶間進士除融州教授潛心聖學躬行實踐多所自得學者尊爲鄉先生著易說十卷（福寧府志）

孫調字和卿福寧人其學得朱熹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著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學者稱龍坡先生（道南源委）

李鑑字汝明寧德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復遊得聞敬義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居官平易近民尤曉兵事常督捕嶺寇

提兵深入梅州擒殺陳羅二賊後梅寇猖獗授以州符賊憚其威名遁去　道南源委

謝鑰字君啓福寧人著春秋十卷左氏辨證六卷子翱字皐羽徙居浦城文天祥死設位哭之作楚些見志常爲許劍錄及睎髮集　道南源委

元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受業於陳普究心濂洛闖闇之學普嘆曰吾耄矣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悵哉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卽杜門不出四方書幣日至弟子請業者戶外屨滿著書經疏文易經三

禮旁註書解集四書標註史類纂詩文十卷　道南源委

陳自新字貢父福寧人通五經精易本傳義而推衍以皇極經世從遊者甚衆著有起興集等書行世　道南源委

林珙字仲恭福寧人從韓信同遊篤信力行爲文以理勝舉明經不受强補本州訓導半載以疾辭晚年教授生徒以開來學爲已任　道南源委

明

蔣悌生字仁叔霞浦人檢身勵行問學沉潛爲鄉里所推高尚不仕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教授

諸生多所成就著五經蠡測五卷詞義多發前人所未發道南源委

永春州

宋

陳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進士授台州判官尋教授建州漳州起知循州徙賀州知柔與秦檜子熺同榜檜當軸知柔不肯附檜故以齟齬終自號休齋居士著有易本旨十六卷大傳二卷易圖一卷春秋議例十二卷詩話五卷又有梅青傳詩騷古賦雜著古學併圖二卷詩聲譜二卷論語後傳十卷

黃偉字維之以字行永春人紹興進士除太學錄遷國子監簿時孝宗銳意武事獻議者乞立武舉科偉奮疏謂賢良兼文武才不宜立武科事遂寢或請經義專主註疏賦論策宜更其體偉謂科舉之法不當變但時文之弊宜救耳孝宗然之除大理丞少卿欲奏獄空偉以非實事不署名差知邵武軍陛辭賜對論乾道新書不當刪減內侍不得干預朝政等事孝宗面加褒諭歷官江西提學後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熹講學自號竹坡居

士閩書

陳一新字又之永春人紹興進士少受學於陳知柔志行迥出流輩爲汀州教授慶元四年較藝漕闈時韓侂胄用事首發策以谷永攻君而黨王氏劉蕡言直而有司不取爲問同列請易之一新不聽果激侂胄怒將罪之侍臣力救得免累遷國子博士通判婺州知邵武軍以廉平稱初索考官不習僞學狀一新曰吾寧不爲考官決不書也其守如此閩大記

蘇總龜字待問紹興間試上舍第一孝宗即位釋褐授衡州教授累遷廣東提舉歸再奉祠有論語解及大學儒行篇當時與黃幹陳淳齊名德化縣志

莊夏字子禮永春人淳熙進士知寧國縣慶元六年大旱應詔上封事言抑後宮戚里內侍爲抑陰助陽之術召爲太常博士累遷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荊襄兩淮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又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除兵部侍郎累疏乞閒以寶謨閣待制奉祠

卒贈少師寧宗題其像憂遂於經學著有禮記
遺文二十卷國史大事記十帙典故備記五帙（宋史）

陳易字俊之永春人慶元進士從朱熹熹嘗稱易及
陳淳爲學得次第先時郡士泥章句自熹導源於
前易與淳繼之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大行居喪酌
遵古禮不用浮屠仕終懷安丞著有論語孟子解（道南源委）

卓琮字廷瑞從陳淳遊嗜學堅苦以積累成功所講
論能暢淳之旨（閩大記）

黃以鑾字宗台永春人嘗受業陳淳蔡和之門莊毅
能自立晚年所學益進著有周易禮記說（永春舊志）

龍巖州

明

王源字啓澤龍巖人永樂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深澤
縣累上疏言事召至京師時有西僧見幸源論及
之上怒下獄會赦復原官擢春坊司直郎侍諸王
讀方講王他顧源正色曰臣所講皆治平要道不
足聽耶王爲改容後改衛府紀善遷松江同知秦
罷逋租數十萬石置豪民以法以母老乞終養母
喪畢授職方郎中出知潮州府舉廉能黜貪墨修

郡縣學宮立社學以教育後進刻藍田呂氏鄉約擇民爲約正約副約士講肄其中而時偕僚寀董率焉築長堤六百餘萬丈以防水勢潮人因其姓名爲堤尋致仕潮人祠祀之年八十卒源天資英敏凡書一二讀終身不忘下筆數千言立就所著書傳補遺家禮易覽異端辨葬庵集等書陳獻章謂吏于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之唐莫若韓愈

明莫若源云明史

曾汝檀字惟馨漳平人以貢入太學受業于湛若水嘉靖壬辰成進士授都察院都事若水爲南京禮部尚書汝檀求改南京以就學累遷知撫州府建陸象山吳草廬吳康齋三賢祠及五經閣政暇即與諸生講學謂知南寧以終養歸南寧人送者莫不流涕家居惟以養親講學爲事嘗以中庸戒懼愼獨教人四方來學者衆構心源精舍爲講所久母歿如古喪禮葬起知安慶府擢山東鹽運使卒於官汝檀資稟孝而信道篤所學淵源于龜山刊落支節務窺本源著有心源問辨錄學者稱廓齋先生

龍巖志

蔣輔字廷佐龍巖人宣德貢士官寧國府教授所在

修學宮育人材秩滿乞歸事繼母尤謹爲學以存心爲主學者宗之年八十三卒著有泉巖文集 明儒言行錄

黃芹字伯馨龍巖人嘗從學蔡清沈潛精義言動不苟以歲貢授海陽訓導身教端謹爲學者宗仰嗣以親老乞歸著有易圖識漏易經口訣史圖纂要 道南源委 家禮易行等書

桐鑾字範吾龍巖人萬歷歲貢授惠州訓導講論以誠意正心爲主與士多就正焉轉建陽教諭能闡發伊川安定之訓歸築息庵以居不屢城市 明儒言行錄

福建續志卷四十終